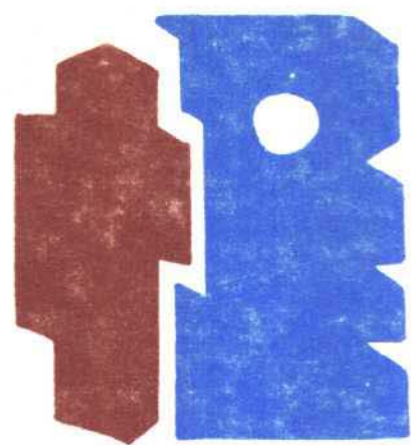


1984

中国小说年鉴



传奇小说卷

CHUANQI

YIPU SHUOLUAN

中国新闻出版社

传奇小说卷

吴悦 肖冬 选编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4中国小说年鉴·传奇小说卷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外小庄北里二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印刷

字数：460,000 开本：787 × 1092 ¹/32 印张：20 插页：4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 55,000 册

责任编辑：胡人荣

封面设计：李正明

统一书号：10363·008

定价：3.50元

HGB/10

《1984中国小说年鉴》序

1980/05

孔凡青

1984年，中国小说在不平静的文学航道上继续前行，留下一串串激扬飞越、五光十色的浪花。我们捧起一束奉献给读者，集成《1984中国小说年鉴》。

这是一套十卷本、三百五十余万字的编年体小说类书。它多角度、多层次地选录了1984年中国文坛（从大陆到台港）涌现出的有代表性的小说。我们分成十卷，绝无十全十美之意，只希望能反映出这一年小说发展的多样化趋势。多样化，也许正是这个小说丰收年的一个特殊标记，这是令人鼓舞的好兆头。多样化是一切快感的源泉，小说向多极、多元化发展，无疑是政治清明、经济文化腾飞的时代，人民群众千差万别的审美情趣得到初步满足的表现，是小说走向黄金时期的开端。

这一年小说作品浩如烟海，编选是个苦差事，也是一项富于创造性的劳动。我们尊重文学对生活那“富有诗意的裁判”的权威，也承认文学那“寓教于乐”给人以美的愉悦的作用。

所以，凡能给人以某些思想启迪或健康的美感享受的作品，我们都给予应有的礼遇。

这套小说年鉴的编选工作，得到现代著名老作家沈从文、严文井的热情指导和殷切关注，他们又担任了小说年鉴顾问，这给我们极大的鼓舞与鞭策。十几位从事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评论家、编辑，参加了编选工作，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还有值得说明的，这套书中，不少卷的序言，都出自近年来文坛上初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之手，读者自会感受到那股年轻人的朝气。

编辑这类大型的小说年鉴，我们自知才力不逮、经验不足。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一个叫“小说研究会”的组织出版过一部小说年鉴，不很成功；这次，我们也许又是自讨苦吃。但这是一项事业，总要去尝试。总要去奋力开拓！

我们诚恳地期望海内外读者、专家不吝赐教。

传奇小说漫议

——《1984中国小说年鉴》(传奇小说卷)序

吴 悦

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对小说提出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它得吸引人”。期望小说“吸引人”，的确是一个无可指责的最为朴素的评论标准。依照托尔斯泰的看法，小说的魔力，一类在于事件配合的趣味性；一类在于以历史事件为基础的风俗习尚的生动描绘。从古到今，无论是西方或东方，以情节取胜，即以事件配合的趣味性来赢得读者欢欣的小说形态，一直存在着、发展着，传奇小说便是其中之一。

优秀的传奇所具有的“吸引人”的魅力，是历久而不衰的，这已是经过考验并被历史证明了的。希腊的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便是传奇故事。《吉诃德先生传》以主人公行侠游历串连起来的也是一连串生动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妙趣解颐，倾倒多少古今中外的读者。尽管近代作学以开掘生活底蕴为目标，而将主要精力花费于平淡无奇的生活描绘方面，却仍不乏时有传奇笔墨错落其间。《死魂灵》所展开的是俄国封建庄园主的生活图画，但果戈里所采用的那个主人公收买死魂灵的故事框架，又何尝不具传奇色彩？

我国虽然没有卷帙浩繁的史诗出现，但在源远流长的文学长河中，“很丰富”“很发达”的传奇故事也是极富艺术魅力的。对那些“生动鲜明地描绘出各种情境，充分展示出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既丰富多彩而又委婉细腻”的创作，黑格尔说它“所表现的整个艺术使我们今天读起来仍不得不称赞。”传

奇故事理应享受世人称誉的光荣。

传奇故事（或称传奇小说）曾经在叙事文学领域里占据过压倒一切的地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道路。

古老的传奇故事，多以骇人之笔叙怪异故事以讴歌强者，传达出前人对世界的认识，有许多幻想成份。通过幻想，生活被夸张而改变了原有的面貌，似乎与现实远远地脱离了。但是，文学自有一个广阔的天地，它既可以对生活的本来面貌做生动的描绘，也可以用虚构的形象来反映人们的认识——只要它能使我们联想到人生并读之有趣，便有其存在价值。所谓“只要情景造极而至”是大可“不必问其有无”^②的。还有人说过：“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既然趣了，何必实有其事，并实有其人。”大概前人就是以这样的宽容态度接受了那些神仙传奇的。

毛宗岗对《三国演义》刘备东吴招亲一节有一段总评：“文章三奇，有不越半幅，而倏而吊丧，倏而作战，倏而挂孝，倏而结亲，斯亦奇矣，然而凶则是凶，吉则是吉，犹未足奇也。奇莫奇于戈矛剑戟之内，忽然花烛洞房；又莫奇于洞房花烛之中，仍是戈矛剑戟。凶即是吉，吉即是凶，吉伏于凶，凶又伏于吉，则此一篇，真为人计之所不及计量耳。”《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以再现历史人物的活动为其旨趣，“则此一篇”却可看成是搜奇于历史，搜奇于人生的妙文。毛宗岗的评语也算道出了英雄传奇的三昧。英雄传奇叙述的是主人公大起大落倏而变幻的人生遭遇，描摹的是他所碰到的阻碍，所克服的艰险以及他的心境所遭受到的搅扰。这类传奇情节犹如一面扩大镜，能够使人物须眉毕见。象这类“节节生奇，层层追险，节节生奇，奇不尽不止；层层追险，险不绝必追”^③的生动情节，是极能唤起读者兴味的，所谓“替人担扰”“以惊吓

为快活”实亦“读书之乐也”。

这类将传奇性溶解于惊险情节之中的英雄传奇，所描写的人生终究不为凡夫俗子所共有，且多英雄美人的格局。文学应当向着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人生突进。于是，人们雅好搜奇的兴致，慢慢地转向人间。叙人生之作，取代了混杂着怪力乱神的幻想故事和英雄传奇。一些有锐利观察目光的作家发现在“饮食起居之处，布帛菽粟之间，尽有事之极奇，情之极艳”④的情形存在。巴尔扎克在他的小说《法齐诺·加奈》中也说过：

“你们简直难以想像，在这个充满了痛苦的城市里，曾经有过多少被埋没了的奇迹，多少被遗忘的悲剧！多少可怕和美丽的事物！人类的想像力永远也不能达到这里面所隐藏的真情；也没有人能发现里面竟有那么些动人的场面：有悲剧性的，也有喜剧性的，然而都是机缘巧合的杰作。”于是小儿女因“机缘巧合”或发迹或没落，或离散或团圆的悲喜剧，成了小说家搜寻的目标。这类作品所描写的主人公的迭宕人生令人牵肠挂肚，我国古典小说批评家于击节赞赏的评点中，写下不少“喜甚”“悲甚”一类的抒情性评语，传达出阅读时与书中人同欢乐共悲戚的感情，恰到好处地表示了作品的吸引力。

至此，传奇性与幻想性相脱离，而更加注意情节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了。李渔说：“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⑤涉及荒唐怪异未必全然当日必朽，但强调文学（包括传奇文学）叙“人情物理”却是至理名言。在欧洲，亚里斯多德的描写事物要受制于可能性的意见得到重视。菲尔丁说：“写行动绝不能超出人力所及的范围之外，须是人力所能做的，须是合情合理的，不但如此，还要看人物本身，是否这行动出现在他身上是合情合理的，有时候某一行动对某人说，只不过是令人惊讶奇怪的，而写在另一个人物身

上，便会是不近情理，甚至不可能。”⑥于平实的人生中搜奇探胜，既要符合性格要求，又要合情合理，文学是向新的目标迈进了。俗话说：“画鬼易，画虎难。”幻想的事物可随意涂抹，而再现实在的事物却应维妙维肖。跨越了这个高度，传奇小说有了“幻（指变化）既出人意外，巧复在人意之中”的格局。“出人意外”，宛如山间小溪曲折流去，并时为山峦阻绝，不到与江湖汇合处，是难以望到它的归宿的，这要比看了开篇便可揣摸到结局的作品，多了几分耐人咀嚼的妙处；“在人意中”在于可令人知晓，那“机缘巧合”之奇是缘人而生并伏因于外在环境的。这就使看似奇崛回味又极尽人情物理的传奇之作，收到“奇”与“常”的谐一。

古往今来，人最感兴味的还是人类自身——起码于文学这个领域是能给人这个感受的。传奇故事（或小说）曾经肩负过传达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使命，它曾回答过主宰人们命运的力量是什么这个极富有神秘色彩的问题。它连续地给了几个答案：是神；是英雄意志；是导演各种机缘的命运。这些自然是不正确的。但从这里却可看到前人那一知究里的执拗性格，那想探测一切的目光，那混杂着痛苦心情的思索。也许因为人类没有中断它的思考，才终于获得了环境的力量才是命运统治力的认识，是它使人生呈现奇异色彩，决定人物行动，并给予每个人应得的一份归宿。到了这个时候，小说才以描写人与环境的关系，描写性格对立为其基本宗旨。于是描写社会家常平凡之事的创作多了起来，近代意义的小说脱颖而出。传奇似乎走向了衰落。

然而，给了文学以想像与虚构的传奇，给了人们叙述与描写才能的传奇，并未因此而消沉沮丧，它在期待着一个充满传奇——英雄建立功业，人生命运大起大落——的时代的到来。

人民革命战争孕育了无数英雄俊杰。《林海雪原》对杨子荣只身入虎穴“突破险中险，历经难中难，战胜魔中魔”的惊险历程的描写，曾经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开国之后，英雄传奇首先于军事题材的小说创作中获得了新的生命。新英雄传奇与旧的英雄传奇的不同处，在于它以人民的战斗生活为创作的依据，在于具有令人惊奇又令人信服的艺术效果。

在那一切都颠倒了位置的时代里，人民生活于政治风浪之中，忽而涌向峰颠，忽而沉入谷底，生活逸出常轨，人们陷入窘境。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传奇色彩的增强，便反映了这一时代特点。今天，这个改革的时代，天公抖擞，人尽其才，又使多少人的际遇有了大起大落的变化，理应有新的传奇文学行世。新的时代在要求新的传奇。

传奇文学乃通俗文学，正因为是“下里巴人”的东西而拥有一大批读者，如其以为不值一哂，势必会缩小文学的疆土，削弱文学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作用。有人说连环画的制作中可以出现托尔斯泰，传奇小说的繁荣也未必不能出现大仲马！当代作家已有些人注意到这个事实，开始在这个领域里探索，这是可喜的趋势。

任何一部文学创作，都只能于人山人海之中寻到部分知音，任何一个读者也只能于书山书海之中寻觅到合于自己脾胃的部分读物，这是两厢情愿，勉强不得的。有些人喜欢传奇作品，因为他们于阅读中得到了审美的快感。有人说：“读书之乐，不大惊则不大喜，不大疑则不大快，不大急则不大慰”^⑦的确，传奇之作有许多使人吃惊，叫人生疑，令人情急的笔墨，人们是可以于“吃惊”、“生疑”、“情急”中，得到“大喜”、“大快”、“大慰”的“读书之乐”的。看来，传奇小说的繁荣势头还将继续下去；这或许是主观臆测，然而，一九

八四年传奇小说创作获得了丰收却是事实，是以编选《1984中国小说年鉴·传奇小说卷》以记之。

注：① 黑格尔：《美学》第三册下卷

② 谢肇淅：《五杂俎》卷十五

③ 叶昼：《水浒》第五十三回评语

④ 李渔：《笠翁余集·窥词管见》

⑤ 李渔：《闲情偶寄·词部》

⑥ 菲尔丁：《汤姆·琼斯》

⑦ 毛宗岗：《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回首总评。

②③④⑤⑦引文转引自叶朗著《小说与美学》。

目 录

《1984中国小说年鉴》序……………孔凡青（1）

传奇小说漫议

——《1984中国小说年鉴》（传奇小说卷）序

……………吴 悦（3）

神鞭……………冯骥才（1）

马贼的妻子……………王宗汉（84）

金刀记……………杨 鹏（312）

智劫神风号……………周健行 谭合成（370）

东陵盗宝案……………苏金星（417）

神 鞭

冯骥才

古古古古古古古，今今今今今今今，
古非今兮今非古，今亦古兮古亦今；
多向精气神里找，少从口眼鼻上认，
书里书外常碰巧，看罢一笑莫细品。

那年头，天津卫顶大的举动就数皇会了。大凡乱子也就最容易出在皇会上。早先只有一桩，那是嘉庆年间，抬阁会扮演西王母的六岁孩子活活被晒死在杆子上。这算偶然，哄一阵就过去了。可是自打光绪爷登基，大事庆贺，新添个“报事灵通会”，出会时，贾宝玉紫金冠上一颗奇大珍珠，硬叫人偷去。据说这珠子值几万，县捕四出搜寻，闹得满城不安。珠子没找着，乱子却接二连三地生出来。今年踩死孩子，明年各会间逞强斗胜，把脑袋开了瓢。往后一年，香火引着海神娘娘驻蹕的如意庵大殿，百年古庙烧成了一堆木炭。不知哪个贼大胆儿，趁火打劫，居然把墨稼斋马家用香泥塑画的娘娘像扛走了。因为人人都说这神像肚子里藏着金银财宝。急得善男信女们到处找娘娘。您别笑，您也得替信徒们想想：神仙没了，朝谁叩头？！

天津人，好咋唬。有人直目瞪口呆说，他看见娘娘给人藏在鼓楼东海福南味店的后院里。一伙人不管掌柜伙计阻拦，跳墙进去，把堆在院角两垛黄酱坛子胡乱折腾一遍，也不见影儿，

肝火没处泄，就砸酱坛子，还有的往上边撒尿。偏巧这家掌柜和知府大人沾点亲，便把闹事的抓起几个来。索赔却赔不起，因为，这几个都是整天惹祸招灾、无事生非的土棍儿，家里顶多一床褥子，两床被，几十个臭虫，连吃饭的家伙都没有。这下子，主张禁会的老爷们算逮住理儿了，到处嚷嚷说，天津卫这地方五方杂处，民风强悍，重义尚气，易滋事端，不宜举办这种倾城出动的皇会。可谁能把会禁掉？

您再想想，天津卫地起是靠渔盐漕运发的家。行船出海，遇上黑风白浪，就得指望海神娘娘护佑了。即使头品顶戴，大聚宝盆，也拿灾病没辙，更别说命同猫狗的小百姓们。所以人们就借着海神娘娘诞辰吉日，百戏云集，万人空巷，烧香祝寿，讨娘娘高兴。还要把娘娘的塑像从东门外的天后宫里请出来，黄轿抬，华辇推，各会随驾表演逞技，城里城外浩浩荡荡绕几天，拿娘娘的威严，压一压邪魔妖怪。

人都说，人管不了的事，全归神仙管。天津卫这里的“三界、四生、六道、十方”，都攥在娘娘的手心里。可是娘娘也有偷懒耍滑的时刻，又把一些扎手的事推回到人间来。原来神仙也会推活船儿。人不尽天职，天不从人愿，于是就生出今年皇会上这桩稀奇古怪的事来。

一 邪气撞邪气

三月二十二，照例是娘娘“出巡散福”之日。

这天皇会最热闹。津门各会挖空心思琢磨出的绝活，也都在这天拿出来露一手。据说今年各会出得最齐全，憋了好几年没露面的太狮、鹤龄、鲜花、宝鼎、黄绳、大乐、捷兽、八仙等等，不知犯哪股劲，全都冒出来了。百姓们提早顺着出会路线占好地界，挤不上前的就爬墙上房。有头有脸的人家，沿途

搭架罩棚，象坐在包厢里，等候各会来到，一道道细心观赏。

干盐务的展老爷今年算是春风得意了。他顺顺当当发了一笔财，又娶了一房如花似玉的小婆，心高气盛，半月前就雇了棚铺，在估衣街口最得看的开阔地，搭一个气派十足的大看台。上头用指头粗的宜兴埠苇子扎成遮阳棚顶，下头用冒着松香气味的宽宽的百松板子铺平台面，两边围着新席，四匹红绸包在外边，又打胜芳买来几盏花灯挂起来。另外还雇了几个打小空的，换上一色青布裤褂，日夜轮班站在台前护棚。

俗话说，这叫拿钱壮的，也是拿气壮的。怕事的小百姓们不觉站远些，不知哪股邪气要是和这股气撞上，非出大事不可。谁知这预感居然应验了。请往下看——

自打出会那天，展老爷新娶的小婆就闹着要登台看会。谁不知，这小婆是打侯家后小班里赎来的姑娘子。本名紫凤。善唱档调，艺名唤做飞来凤。这飞来凤本是弱中强。如今决不象一般从良女子，隐姓埋名，稳稳当当过起清闲富足的日子。她偏偏要到这紧挨着侯家后的估衣街上露个脸儿，成心叫人认出她，看她，咬着耳朵议论她，却不敢对她这个摇身变成官眷的老娘指指点点。她还有另一层意思：以她这种贫贱身份，只要在人前一出头，展家大奶奶死也不肯同时露面，这就能压过大奶奶一头。但她没料到，大奶奶不来，展老爷也不敢来，死缠硬逼全没用，她便赌气自己来，而且打好主意闹出点名堂，叫姓展的一家子知道她不是软茬儿。

她坐在一张铺着绣花垫子的靠椅上，戴着翠戒指的雪白小手有姿有态地往扶手上一摆；在她的身后，站着一个老妈子，头上梳着苏州撅儿，横竖插满串珠、绒花、纯银的九连环簪子，足登小脚细羊皮靴，青洋绸肥腿裤，月白色大襟褂子绷着四寸宽的花袖箍儿，襟口掖着一条纺绸帕子。她姓胡，人叫她

胡妈，是展家最会侍候人的老佣人。当下她站在飞来凤椅子后边，还在飞来凤身旁放一张茶几，摆好各类零食，象大官丁家的糖堆儿、鼓楼张二的咸花生、赵家皮糖、查家蒸食等等，名家名品，应有尽有，罩上玻璃罩子，防备暴腾上尘土。但飞来凤很少掀开罩子捏点什么吃，却偏偏让胡妈把台下挎小篮卖杨村糕干的村姑叫上来，张口就说“包圆儿”了。其实她根本不吃这种街头小食。她一是摆份儿，二是成心糟践展老爷的钱。这还不算，每逢一道会来到棚前。她必叫仆人拿着展老爷的名帖去截会。依照皇会的规矩，有头有脸的人家，如果专意看哪一道会，便叫仆人拿着名帖到会头前，道一声辛苦，换过帖，请求表演，就算把会截住了。会头把旗子一摇，小锣当当一敲，全会止住，表演一番，象狮子、重阁、法鼓、杠箱等，都有一段精彩的功夫。演过一段，会头的小锣当当再响两声，就走过去，后一道会便跟上来。截会的人必须送上事先预备好的点心包，做为犒劳答谢。

飞来凤早就使钱请来“打扫会”，把台前街面喷水扫净。这几天，她不管有没有看头，逢会必截。展老爷财大势大，捧出他的名帖，谁敢拨楞脑袋。何况她犒赏极厚，看台上一边堆了数百包点心，一码十斤大包，正经八北都是祥德斋的大八件，即便天津八大家，也没这么大手大脚过。这一来，她看会，人们都看她，看看这个走了红运的小娘儿们怎么折腾法。

虽说她赌气这么干，可是拿钱大把大把往台下撒，也是神气之极。此刻，鹤龄会的鹤童们，舞着“飞”、“鸣”、“宿”“食”四只藤胎布羽的仙鹤，转来转去，款款欲飞，还朝着她唱吉祥歌。胡妈在她耳边说：

“二奶奶，您瞧，那小童子脖子上套着的银圈圈，就是乾隆爷看会时赐给的。听说，乾隆爷当年是坐在船上看会，还不如

您这儿得看呢，嘻！”

飞来凤忽然想到，去年皇会，她还在侯家后，同宝银、自来丑、月中仙几个姑娘子，嘴里嚼着冰糖梅苏丸，在人群里挤得一身臭汗。说不定那姐儿几个现在正在人群里，眼巴巴望着自己呢！想到这里，鹤龄会已然演完，她心中高兴，叫仆人拿点心，赏给敲单皮鼓的、吹唢呐的、舞龙旗的，连同扛软硬对联的，每人一大包；六个鹤童和会头每人两大包。

鹤龄会收获甚丰，兴冲冲就要起行，忽见一人拿着朱漆大凳子，“啪！”地迎头一撂，一撅屁股坐下来，大模大样架起二郎腿，翘着下巴朝会头冷口叫道：

“等等。照刚才那样儿，给你三爷演上十八遍。点心包——二奶奶那儿有的是，她替你三爷给啦！”

这几千人开了锅似的热闹场面，好象折一大盆凉水，登时静下来。再瞧这人的打扮可算隔路——

古铜色湖绸套裤，裤腿紧缠着宝蓝飘带，净袜乌鞋，上身一条半长的深枣红拷纱袍子，挺象本地小阔佬，可袍子外边紧巴巴套着件没袖没领的小短衣，象马褂又不是马褂，倒象张七把摔跤时那件坎肩。这件小短衣做工挺讲究，上边耷拉着怀表链，胸口上还挂着七八个稀奇古怪、不金不银的牌牌儿。有些在鸟市看过洋片匣子的人，认出这是洋人身上的东西。可是他帽翅上插着那小梳子干嘛用？广东娘儿们好在头发上插一把梳子，随时拢拢头发，但从没见过老爷儿们玩这套。别看这小子一身四不象的俚打扮，还挺得意。好象人人看他这身穿戴都眼馋。

有人才要拿话逗弄他，一瞅他帽子下边瘦瘦的青巴脸，梆子头底下一双横眼，尤其左边那只花花眼珠，一缩脖子赶紧把话咽进肚里。这原来是大混星子玻璃花！